

金坛城河畔

# 复元堂

◆ 徐云子

金坛城内的县前街，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，现今已在旧城改造中消失了。这条街因直对老县衙（旧时县政府）大门而得名。这条老街上有不少深宅大院，自南向北，有于家大门（新中国建立后，先后被县总工会和供销合作社使用）、杨家大门（县教育局曾在此办公）、冯家大门、喜家大门、戴王府、蔡家大门、强家大门、孙家大门、复元堂。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复元堂。

19世纪40年代初，我在拱极小学读书时曾随同学到这座大宅的门口玩耍。大宅坐西朝东，门厅下的大门很气派，门口有一对上马石，雕刻着花纹。那时我们只觉得这大门与一般人家不一样，其他毫无所知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大门里走出过一位不平凡的人物，名叫“于振”。于氏先祖在北宋末年由河南开封逃难到金坛，定居乡下王母观村。明代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，于家出了第一个举人——于镒，字南金，号契玄，后任江西省万载县知县。从此于家离开农村，搬到城里居住。正德六年（1511年），于家又出了第一位进士——于湛，官职更高。于家在金坛成了名门望族。

改朝换代以后，清代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于家更了不得，出了第一位状元——于振。于振就住在县前街北首的大宅内。他在督察湖北学政时，因爱才（不是爱财）多录取两人，违反科举制度受到严厉处分，被贬为庶民（即开除公职）。那个年代，对违

纪官员的惩处是动了真格，没有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
于振丢了官帽，回到金坛继续发奋读书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，殿试共取15人，于振名列一等，重新为官。为了纪念功名失而复得，便称县前街居所为“复元堂”。

这复元堂原来的规模和面貌历经三百多年的沧桑，已无法了解。遗留下来的老屋如饱经沧桑的老人，早已布满岁月的皱纹，只能默默地伫立在斜阳下，看着自己庇护过的儿女一代又一代离开自己的身边，墙壁上仿佛满是泪痕……

幸运的是，历经战火，那座大厅依然挺立。尽管被居民隔成一间间居室，没有了厅堂原有的大气，但所有

的梁柱仍呈现傲视一切的姿态。更难得的是，人们并没有忘记它辉煌的身世，都称它“状元厅”。

以状元厅为中心，分布在其周围的一幢幢老宅，虽然不再排列有序，却仍能看出当年的规模。尤其是南面一幢四合院最充满历史感，入门以后，似乎还能闻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。那些花格落地长窗在悠悠岁月中沉淀着历史，让人浮想联翩。遥想当年，这里庭院幽静，窗明几净，不像是女眷所住的闺房，想必是于振的书房所在地。我依稀看到，夜阑人静，一灯如豆，被贬的状元公伏案读书。

我在最后一瞥中，不禁有些怆然，曾给后人以有益启示的历史文化载体在渐渐消失……

芳草萋萋

## 乡下的园子

◆ 李凤英



胡先生邀我们去看他乡下的芍药园。对已憋在家中两个多月的人来说，任何形式的外出活动都会使我们跃跃欲试。

胡先生告老之后，当真种起地来，在老家收拾了一个小园子。前几天，他在朋友圈发了一组鲜花盛开的图片，还配了亲手书写的诗词。既然有花可看，何乐而不为。只是大雨对正处在盛开期的芍药来说，无疑是一场摧残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减少我们的兴致。风折其姿，雨涤其香，那又如何，放飞禁锢已久的心情，松弛疲惫不堪的身心，才是人们出行的初衷。陆老夫子不是说过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吗？置身园中，满眼的绿意盎然，哪怕只有淡淡清香，亦足矣！

驶出城外，视野、心情立即舒展开来。路两边的杂树、青草及各种作物蓬蓬勃勃毫无顾忌地张扬着，它们抛却了往日的浅薄和稚嫩，把生命的层次展现到极致。

胡先生的芍药园掩映在村庄、绿野交错的原野中。走过一座小桥，便是他三亩多地的小园子。与其他园子不同，周围用篱笆围着。走进园内，一排排银杏树下便是盛极而衰的芍药。这芍药已生长了五年，棵大花大，虽经风雨，依然有不少悄然初放的花朵在

花丛中翘首弄姿，等待我们的品评。我在园内转着，亦有花粉点缀在我的裤脚。树丛中鸟音婉转，清新诱人的气息萦绕在我的周围，使人的心情处在一种亢奋状态。

离开封闭的城市，处在这样似曾相识的环境中，人的心态会有各种不同的呈现，自然会联想到早年许多熟悉的过往。在这些呈现和过往里，人们也许会对一些困惑进行化解和思索。有朋友触景生情，说出了他的期待：“夏天的时候，拉个凉席，在树底下躺。”他说的这种生活状态，我们同去的人都深有体会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乡下人躲避酷暑最好的去处就是塘边的柳树下。夜晚，人们拉个席片聚集在树下，一塘月光，微风中偶尔传来几声低沉的犬吠和呱呱的蛙鸣，孩子们在老人的说古中进入梦乡。

在那时，夜晚的柳树下是乡亲交流最和谐的平台。在树下，消乏着田间劳作身心的疲惫，猜想着神话对人间的照应，现在想来，依然是满满的温馨。

在喧嚣的都市里，处在种种烦恼、焦躁、挣扎的状态之中，谁又能一如既往地保持从容平静？偶尔回住乡下，逃避一下俗世的得失忧患，品味“又得浮生半日闲”的安适，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
岁月流歌

## 忆江南·金坛好

◆ 蔡慕兰



一  
江南好，最是古金坛。  
长荡钱资湖水碧，乌龙茅麓雾山岚。  
真是好金坛。

二  
江南美，大美是金坛。  
典雅林园犹旖旎，安然河畔见白帆。  
唯美是金坛

三  
金坛好，毓秀世皆语。  
经韵楼集出自段，泛舟边草戴公画。  
传世永文坛。

四  
金坛富，福地洞天恬。  
山上雀舌嫩且翠，建昌红芋糯而甜。  
谁不爱金坛？

五  
湖长荡，明净水鸟飞。  
缥缈寒烟若幻境，大溇草帽映相辉。  
清澈蟹虾肥。

六  
封缸酒，糯米酝琼甘。  
清亮透明营养好，醇和浓郁味香甜。  
佳酿在金坛。

悠悠岁月

## 穿越千年的呼唤

◆ 夏凡



博物馆内，一层薄薄的玻璃墙隔开了时空，隔出了两个世界。外面是缤纷多彩的现代世界，里面则属于6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。精致的多孔石刀、无瑕的玉珏、小巧的骨针……在里面的世界安静地躺着，等待外面世界那好奇打量的目光跟随它们穿越。

我不太清楚上次去博物馆的具体时间，约莫还是在十多年前的小学春游时与它们见的。从文物介绍牌得知，它们来自一个叫“三星村”的地方。最初的神秘感终是敌不过时光的静淌，“三星村”这个名字还是被我丢弃到记忆的某个角落。

今年金秋，我机缘巧合地走进了朱林镇三星村。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村上的晒谷场忙碌了起来。勤劳质朴的村民握着手中的农具，顺着场上的稻谷耙出一道波浪形的纹路，他们正在这铺展开的金色卷子上书写着秋收的答案。现场不知谁无意提起，在多年前的考古发掘中，这里出土了五六千年前的碳化水稻。原来这片沃土早已渗透进先民的汗水。不曾想，三星村稻米的清香连同生活的气息像一壶老酒，不知不觉已历经了几千年的陈

酿。岁月更迭，其中的滋味愈发醇厚。

尘封的记忆在金坛西部乡镇特有的江淮官话里被唤醒，并由此寻得关于三星遗址的只言片语。想起多年前的博物馆之行，我忍不住上前发问。他们的眼里有了光芒，我能感受到那是他们对家乡文化由衷地热爱与自豪。他们告诉我，三星村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代表，在这里出土了农作物、骨器、陶器、石器、玉器等，涵盖先民生活、丧葬、礼仪等方面。虽说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，村民们对三星文化也能如数家珍。难以想象，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用双手和智慧开辟出一片天地，在三星村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

现如今，钱资湖的夜、城南风景区的美、顾龙山的塔已然成为金坛大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对象，但关于三星村过往的故事却鲜有人问津。来自三星遗址的呼唤穿越千年，即便被光阴稀释，她依然要用微弱的声音提醒人们：在这片大地上，他们曾经来过！

书香江苏  
阅读让生活更美好  
书香致远 赋能金坛  
你读过什么样的书，  
决定你将看到什么样的世界……  
常州市金坛区全民阅读办公室